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九

周南

世說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輕詆下

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南

曰孟顓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顓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顓不就辟昶死後歷侍中謝嘗語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

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勤布  
功行是欲生天者也明心見性直下作佛  
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顓  
顓深

恨此言。

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

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

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休鮑之論

謝宣映南史曰謝綯字宣映謝景重之子曾於公坐戲調其舅

表湛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軌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為

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玄女妻焉  
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  
宋湛甚

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來加我可

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丘車騎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秘書監父道真護軍長史靈鞠少好學善屬

文州辟從事卒常在沈深坐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淡

官車騎長史深冲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見王文憲倫謚詩沈

曰。王令文章大進。丘曰。何如我未進。

張敬兒拜車騎將軍。

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父醜。敬兒少便弓馬。有膽

氣。王休祜鎮壽陽。求善騎射士。敬兒應選。見寵為長。兼行參軍。屢立戰功。遷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敬兒始不識書。為方伯。乃學讀孝經論語。徵護軍。乃於密室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

仰。妾侍窺笑焉。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回。時咸推褚彥

敬則以敬兒武臣。麤率。故以彥回為戲也。敬兒曰。我馬上得之。終不

得作華林閣勳。南史曰。敬則在宋。與壽寂之。殺後廢帝於華林園。

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

南史曰。劉祥。字顯徵。穆之之曾孫。少

好文學。性韻剛疎。建元中。為正員郎。後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一日。遇褚司

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

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

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也。按南史。蕭道成既弒蒼

梧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迎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道成受宋禪。

淵率百官奉璽。綬詣齊宮勸進。

王負

南史曰。負。字道明。景文兄子也。仕宋為侍中。尚書。齊武帝以負宋室外戚。疑有異志。

王晏叩頭保之。永明中。累遷尚書僕射。初拜僕射。劉顯徵與負子

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劉曰。驢。汝好為

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

南史曰。祥著連珠十五首。以寄懷。其譏議

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俾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徐常侍也。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

為魏公藏拙。

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齊徵士。父肩吾。梁中書令。信幼俊

邁。博覽羣書。仕梁為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

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唯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

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冤句。父暉。兗州左

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初為廣陽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溫生

是大才士。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舍人。散騎常侍。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主牀

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左文人。未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

子昇足以陵顏。轅謝舍任吐沈。

江從簡。南史曰。革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為吏部尚書。淺於學術。通賄賂。從簡作

採荷調刺之。為時所賞。官至司徒。是光祿革子。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梁書曰。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郎。父柔之。齊倉部郎。革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仕至光祿大夫。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

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工。

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忿。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方復緝綴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祖縉。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高孝基謂人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

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

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眾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

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滎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謗。流死雋州。

狄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伏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矢。携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輕傲。仁傑因啟曰。某幸為相。表第有所欲。願悉

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

傑慚而去。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

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二山，時有意當世，人目

為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潛，度支尚書承慶

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趨趨諛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

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

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承禎

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事潘

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睿宗明皇累召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

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

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誌曰：晉當陽

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

皇奇之。京兆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謀軍事，旋又棄官。扁舟下荆楚間。宋初唐書曰：甫棄官

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

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武年

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謂嚴定

之有此兒也。武恚，自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埒

虎鬚合坐皆笑以彌縫之武母  
恐害賢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峽。

韓愈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

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嘗

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

語李程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

然性放蕩不脩儀檢物議輕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曰

何處是過人者答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

說著文章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

擢甲科冠舉進士陸贄知舉梁肅薦其有公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

為閱黃山谷對眾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

是怕他西郊野叟庚溪詩話曰杜子美遊龍門

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

闕以與大內對屹若天闕然此詩天闕指龍門

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闕王介甫改為

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用莊子用

管闕天為澄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

逼雲卧衣裳冷迺此寺中即事耳以彼天闕之

高則勢逼象緯以我雲卧之幽則冷侵衣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

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

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

拜於馬首。

東都事畧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沉厚有大畧。宋太祖受禪。以佐命功。

累官中書令。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

張文定公墓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仕至

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

司馬

君實

司馬光別見

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

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

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

不解事矣。

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

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于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

位也。衡表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仄。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

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以義自然。故儒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

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文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

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證。亦非舍此。而能學。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臣頃

御燕閒。親承訓教。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冒浼。退復自力。用忘疾。僊。咨諏討論。博

盡所疑。冀或涓塵。有助深崇。謹勒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素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

劉云倉卒出此又難

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  
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叫云。偷兒在此。紹惶  
迫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

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脩行業。嘗私入常侍  
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  
故莫之能害也。

劉云華池解渴之  
妙存想有功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  
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  
此得及前源。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

劉云文字中留此  
兇當夜哭

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  
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  
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為實謀。

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語

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欺眾。操題其主者背以  
狗。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  
以厭眾心。其變詐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  
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牀上。劍至果高。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才。猶相猜憚。乃著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王云謁字無謂恐是謁字誤耳

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敦卧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然驚悟。曰。營中有黃頭鮮卑奴來。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馬。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姦慝好利。為敦鎧曹參軍。知敦有不臣心。

因進說。後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允之事。而此言

疑之。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壻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

王云觀此明知後人添註

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溫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瑯琊王詡女。後取廬江何邃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玉鏡臺是公

為劉越石長史。比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琨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兵。死。聰嗣業。

劉云真有如此強  
口者世說雖節然  
種備

世說補

卷九

范玄平爲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  
失官。居東陽。桓大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  
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  
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  
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  
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  
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  
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初桓溫請范汪爲征西長史。復表爲江州。並不  
就。還都。因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爲徐

州。溫北伐。令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爲庶  
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乃  
來見。當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辭歸。溫曰。卿適來  
何以便去。汪云。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瘞此  
境。故來迎之。事竟去耳。  
溫愈怒之。竟不屑意。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  
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  
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  
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詈彌  
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  
意轉帖。彪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世說補

卷九

三

王云此政不必頭巾氣

劉云二人元知舊義之非故共謀過江不用此義愍度後遂仍用舊義為人講以得食故譏之

王云曰悟晉人清談豎義亦是救飢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

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

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江君之茂識。

必不肯聖人之正典。習蠻夷之穢行。康王之言。所輕多矣。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為侶。謀曰。用

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

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

才鑿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

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

愍度無義那可立

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累斯盡。謂之空無。

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豁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

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

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人所傳。

那得至今未有婚處。我有一女。乃不惡。但吾寒

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

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

既成婚。女之頑嚚。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阿智。

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綽女。字阿恒。

姚崇。唐書曰。崇。本名元崇。則天改為元之。陝州

至夏官尚書。張柬之等誅易之兄弟。崇預謀。玄宗

先天下二年。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

國務。明於吏道。剖割不滯。年七十。卒。為遺令。以戒子孫。與張說同為宰輔。

各懷疑阻。張銜之。李濬松窓雜錄曰。姚崇為相。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

中書。宜宣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崇

構也。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

姦狀。以聞於說。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

急有用人乎。斬於一婢女邪。說奇其言。以侍兒

與歸。書生一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

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其感公之恩。思有謝

者久之。今聞公為姚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

知危之。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

九公主。必能立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

生云。未足解公之難。又疑思久之。忽曰。近有雞

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

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

主邸第。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為贄。明日。公主

入謁。具為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

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

矣。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釁隙甚深。然其

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

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

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礮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視鐫石。仍告以聞上。崇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畧曰。八柱承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

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唐書曰。崇長子彛。光祿少卿。次

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奕。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

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寧人。靖康元年。金兵陷

汴。二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懶善。倡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馴加褒擢。參大政。力主和議。廷臣異已者。皆斥逐之。顯仁

太后

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諡曰顯仁。

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

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

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西湖志曰。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曰。食已久。視此更大。容翌日供進。蓋檜方秉權。諸道諂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鱓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咲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 黜免

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

蜀志曰。張裕字南和。蜀郡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人密白其言。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

下獄將

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門。不得不鉏。

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諸葛左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左問朝廷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左曰。逆則應殺。狂何所徙。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

荆州記曰。

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畧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後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

劉三峽志云何可

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

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晉

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羌姚襄上書歸

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

偽率軍而行云脩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

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譙襄至據山桑焚

其舟實至壽陽畧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

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

浩馳還謝罪既而

遷于東陽信安縣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僂梯

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雅詠不

輟雖家人不見其有流放之戚外生韓伯

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送至水側乃

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

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

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

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

勇力絕人氣盖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温參

劉云甚真

士說南

卷三

七

辟不就。東夏以爲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

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

因月朔。與衆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

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祖以其衛從二后。且以大信宜令。引爲

鎮軍長史。自以名輩先達。位遇至重。而後來謝混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怏然

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爲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

遂伏誅。仲文嘗照鏡。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不見頭。俄而難及。

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

舞陰人。祖璩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

曰。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仕齊爲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

門侍郎。與沈約。參讚。謀。毗。佐。大業。官至散騎常侍。吏部尚書。沈約之徒。皆引

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賚。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

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

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

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畧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史

曰。峻好學。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蔴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藝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申擢。峻兄弟不蒙選授。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悞祖謂之書淫。於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求為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時。蕭遙欣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梁天監初。召入典校秘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王遷荊州。雅重峻。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眾沉浮。竟不見用。乃著辨命論以寄懷。論

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凡再反。峻並為申析。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唐經籍志曰。類苑一百二十卷。劉孝標撰。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牀下。王不敢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齋所業。即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憮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浩然

歲莫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

除永懷愁不寐  
松月夜窓虛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温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軾軻終身。撫言曰：開成中，温庭筠才名籍甚，然罕拘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唐詩紀事曰：庭筠，彥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温李。

### 儉嗇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

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王云：勝歎有道何至作此王剪指田宅，恐不至是。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徧天下，翁媪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籛瑗季札之徒，皆負責

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舒。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

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

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本草曰。王不留

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

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至尚書郎。按軌。劉氏之甥。此應弘

度。非弘範也。

郝公大聚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

旦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

劉云吾見嘉賓每有可喜

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庫一日。

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夏侯豫州性極吝。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

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

衣。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 汰侈

劉威碩在蜀。

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流。善談論。先主在豫州。辟為從事。

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車服飲

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

靈光殿賦。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

渡湘水。溺死。文考。一字子山也。後漢

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

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為。遂輟翰。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顏回而歎曰。

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讐牖語人。原憲以讐

王云石尚有火浣  
彩事尤奇世說不

載豈謂更速情實  
邪

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

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

色傲然。群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劉

寔請石崇

如廁。見有絳紗帳大牀。茵蓐甚麗。兩婢持錦香

囊。寔遽反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

耳。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

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烝狔肥美。

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狔。帝甚

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襪。一作襪。

劉云以此為快是略無惜吝意也要君夫殺之

王君夫

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子也。雖無檢行。而少以才力見名。有在

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

鶴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之。愷為翊軍

時。得鶴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

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

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有牛名八百里駃。常瑩

為後軍將軍。卒。諡曰醜。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

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

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

卻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

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

重致遠。未服輜駟。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

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

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

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

戚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緊。犬膝踈肋難

齡。龍頭突目好跳。又角欲得細。身欲促。形欲

得如

卷。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糝。

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

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

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難煮。唯豫

世說新語 卷之九  
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萍糝。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駛。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公贊曰。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銜也。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湏臾復易人。酒速

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琇。字釋舒。泰山人。通濟有才幹。與世祖同年。相善。謂世祖

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持進。

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

致。樂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

曲。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

角爪長七寸。儂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

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

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父

社。仕魏。侃少而瓌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

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

侃即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性豪侈。善音律。初

赴衡州。於兩艦解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賓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憫喻。使還。待之如舊。

韋陟。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飮而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寅緣須入

郇公厨。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封

郇國公。為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

天命。因遘疾。卒於號州。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第才華。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脩裝飾。其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段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侷儻有氣義。韋臯在蜀。表授校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

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

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

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

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

議貶之。

###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時苗

魏畧曰。苗字德胃。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叔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

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

之。

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軍將軍。著萬機論。世語曰。濟隨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宣王旨。唯免官而已。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虞仲翔放棄南方。

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權嘗自起行酒。翻伏地。陽醉

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王以容賢畜眾。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

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

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

蹶之。又不得。瞋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

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

一豪可論。況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少

期。述父也。有名德。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恬也。司州言氣少有悟

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

劉云于此識彥道

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螭

揆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

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

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

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劉云怨恨至此我輩所不能道未可盡非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還謝家意大不說太傅憫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封胡遏末封胡謝韶小字遏末謝淵二子義興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遏末封謂朗遏謂玄末謂韶朗玄淵一作胡謂淵遏謂玄末謂韶也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令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劉云矜咳極不成語然極有似

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之晉紀曰王獻之性甚整峻不交非類

劉云不聞聞鵝何如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牾末年嘗與友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

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

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南史曰。弘微自幼精神詳審。時然後言。

王彥深不為群從所禮。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景文兄子也。父楷。人才

凡劣。故蘊不為羣從所禮。常懷耻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

曰龍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

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

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一名龍泉。一名太阿。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

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焯燁。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其

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泰阿。

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吳

干將。越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乃令

風胡子之吳。見區冶子。干將使作為鐵劍。曰泰

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於是王引泰

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破敗。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揚折。晉鄭之頭畢白。汝知我

者。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住齋前。有故

種花草甚美。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

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夭也。宋書曰。蕭惠開

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世說補 卷之九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人

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

太傅鄧禹傳曰禹年二十四封鄼侯

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暹

南史曰暹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為相暹常謀議幄帳永明中為太子

家玩之頗持異議仲寶甚恨之後玩之亡後有

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

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人

南史

曰玩之東歸儉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藹藹

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

此中顧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

陸廣微吳地記曰榮墓在

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寔在葑門東六里

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

之曰是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

宋史曰梅詢字

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叅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 讒險

袁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叅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仕至驃騎咨議。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

劉云。小人姦態殊  
朱易絕畏哉

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疎。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求。有如市賈。終至誅夷。曾不攜貳。豈有仲堪微間。而成離隙。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

世說補 卷九  
日。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樅得罪。鎰按驗樅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白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為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毋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為鳳翔節度使。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營將李楚琳作亂。遂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為姦賊所乘。躬可殞

而名與嵩  
岱等矣。

世說新語補卷第十九

世說新語補卷第二十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張文柱 校注

尤悔

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畧曰。丁儀字正禮。

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以問五官將。五官將

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

如與伏波子懋。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樵人。太祖平河北。以為伏波將軍。

子懋。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魏畧曰。懋字子林。惇仲子也。文帝少與親善。及即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

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

女。何況但眇。是兒悞我。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閣。共圍

劉云丕安得為人  
太后所以不哭也

棊。並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襍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臾遂卒。魏畧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下太

與麾。下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

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

即得見。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曰。文帝問占

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

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弟植之罪。過於太后。但加貶爵。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

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

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

讒構日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

不開。惡之。明旦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

雲見害。三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八王故事。族無遺。

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嘉善

劉云二世將忌如此

縣地。天寶十年置。可復得乎。語林曰。機為河北因華亭谷為名。都督聞警角之聲。謂孫丞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下

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

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宜王創業。誅曹爽。任蔣濟之流

者是也。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昨安得

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人。

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呂漪說敦曰。

王云註似為丞相解紛

劉云初不自知寸品功業所稱二千石不自足以臻死

周顛戴淵。皆有名望。足以惑衆。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歇也。敦即然之。遂害淵。顛初漪為臺郎。淵既上官。素有高氣。以漪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彊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尋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與邵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

其流道。詢之朝野。僉曰足下。而不稱意。中宵慨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卒。

王云非註幾不知馬頭作何語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箇頓盡。值世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敦坐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淚涕曰。伯仁總角時。與於東宮相遇。一箇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悽愴之深。言何能盡。

劉云思曠如此復何足道

王云註理高但人情未可必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被篤疾。阮氏譜曰。牖。字彥倫。裕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以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謬。何其感歎。夫文王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智者哉。

劉云此等較有俯仰大勝史筆  
王云曲盡奸雄語  
態然自非常人語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汰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

又云文景司馬師兄弟也

邪。續晉陽秋曰。桓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卧對親僚。撫枕而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桓公初報破殷荊州。

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情注於玄。疑朝廷欲以玄

代已。遣道人竺僧憊齋寶物遺相王寵幸。曾講媒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

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

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

玄意色甚惡。

孔熙先與范曄同逆。下獄。被責望風吐欵。辭氣

不撓。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

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

以贓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戲。

故為不敵。輸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遂申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

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遂同搆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

收。並皆欵服。

陸鴻漸與常伯熊皆精茶理。

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為茶論。說

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宋

祁隱逸傳曰。羽著茶經。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李季卿宣

慰江南。

劉昫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弱冠。舉明經。頗工文詞。代宗時。拜御史大

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

至臨懷縣館。或言伯

熊善茶。季卿請為之。伯熊著黃帔衫。烏紗幘。手

執茶噐。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目。茶熟。李

為歡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身衣

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

畢。命孥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

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

張又新煎茶水記曰。李季卿刺

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陸名。有傾蓋之懽。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

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挈瓶深詣南零。俄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半。陸遽

曰。自此南零者矣。使大駭曰。某自南零齎至。岸舟蕩覆半。挹岸水增之。處士神鑿。其敢隱焉。李

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紕漏

陳壽將為國志。

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事譙周。仕蜀為觀閣令

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才。以為壽雖不遠嫌。原情

不至貶廢。舉孝廉。除佐著作郎。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

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

文士傳曰。

丁廙。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

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也。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頃臾。垂之於萬世也。廙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時論以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初壽父為馬謖參軍。諸葛亮誅謖。髡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衆。而無成功。蓋應變將畧。非其所長。梁州是敬禮子。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詔。末云。勿使冶城公知。丞相居冶城。故丞相既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見者。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郎。揆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

劉云下飲謂設茶也。人才失志此比甚多。

王云彭蜺食之乃不吐此便非實錄

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

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

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長。樂安人。父琨。少府卿。

瞻歷謁者僕射都尉。天門太守。

蔡司徒渡江。見彭蜺。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

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矣。大戴

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蟪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曰。蝟蟬小者勞。即彭蜺也。似蟹而小。今彭蜺小於蟹。而大於彭蝟。即爾雅所謂蝟蟬也。然此三物。皆八足。二螯。而狀甚相類。蔡謨不精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陽公主。字脩禕。如廁。見漆箱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箸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曰。王忱歿。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國寶主簿夜函白事云。

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

世說補 卷之六 九  
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譜曰。

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

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

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大雅詩也。毛公

注曰。谷。窮也。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

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怪此意。溫曰。承

胤好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

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晉書曰。劉胤字承胤。東萊

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王敦素與交。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枕

疾不視事。忤敦意。出為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矜豪

日甚。大殖財貨。商賈百萬。後為郭默所害。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哀第二子。年三十三。正。

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

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反。按世有兄弟三人。則謂第二者為中。今謝昆弟有六。而以據為中郎。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王云意氣二字甚新

劉云如此謬子孫之羞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尚煖。鯁魚蝦鱸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潭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

與王廢同廢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罄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超宗父。鳳也。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南史曰。敬容職任隆重。而淺於學術。

祖孝徵放縱不羈。

北史曰。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詞藻道逸。起家

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文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疋。令諸姬擲擣。蒲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

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

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

聞見錄曰。魏神

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叵羅。竇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耻。孝徵怡然不屑。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

爾雅曰。杜若。土鹵。廣雅曰。楚蘅也。范子計然曰。

杜若生南郡漢中。

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云。芳洲

生杜若。

眺懷故人詩曰。芳洲有杜若。可以贈佳期。

乃委坊州貢之。本

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

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邪。

史記曰。太微宮後。二十五星。郎位也。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褚遂良。

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史。尤工隸書。父友歐陽詢甚重之。貞觀

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中書令。前後諫奏。多見采納。高宗冊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

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

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

唐詩紀事曰。褚亮。字希明。錢塘人。警敏工

為詩。貞觀中。為散騎常侍。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本官為學

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故名絳。故云。吏

悚而退。

東都事畧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

林學士。卒。謚章簡。

韓昺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

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

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

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

為誤。悉改為銀。

唐書曰。愈子昺亦登進士第。

昺以

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岸司。適漕使至。隨眾

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

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

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

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岸司耳。

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

溫公。

東都事畧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

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饑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所不通。卒。贈溫

國公。謚文正。

族人。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但稱監南京排岸而已。傳者皆以為笑。

宋史曰。哲宗初。

太皇太后臨政。起光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揀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什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工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於石末。聞者愧之。

金主亮南侵。

金史曰。廢帝海陵庶人。名亮。劉錡傳曰。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

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數十里。不斷如銀壁。

命葉義問視師江上。

宋史。

日。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義問素不

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

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宋史曰。劉錡。字信叔。德順。

軍人。瀘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聲如洪鐘。張浚一見。竒其才。以為涇原經畧使。擢江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禦金師。屢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故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

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

### 惑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畧曰。建安中。袁紹為中子熙娶甄會女。紹歿。熙出

在幽川。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鄴上五官將謂紹妻袁夫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

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

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

復歿矣。遂納之。有子。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

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譏於世。祭別傳曰。祭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色。祭

於是聘焉。容服惟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嘏曰。祭不明而神傷。嘏問曰。

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祭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

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祭簡貴。不與常人交接。

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同年相知名士也。哭之。感慟路人。祭雖福隘。以

燕婉自喪。然有識猶追惜其能言。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

世說補 卷三十一

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祭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祭減於是力。

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賈公闓

克別傳曰。克父達。晚有子。故名曰克。字公闓。言後必有克闓之異。

後妻

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克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克喜踊。克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遙望見。謂克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

劉云周歲也

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

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

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賈后。令盡意於太子。言甚切至。趙克華及賈謐。母。並勿令出入宮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也。向令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妒悍。自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

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

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

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

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姥撰詩。當無

此言。詩小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如忌。則子孫衆多也。

韓壽美姿容。賈克辟以爲掾。克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躑捷絕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赭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克覺女盛。自拂拭說。暘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歇。蓋此香也。克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卽以狀對。克秘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者。乃是陳騫女。卽

以妻壽。未婚而女下。壽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克女。

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

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

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活洽。

范汪至能噉梅。有人致一斛。盡須臾噉盡。

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襲封南康郡公。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馥

魚。穆之傳曰。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疥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餽邕。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

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何修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

不足。人稱為水淫。

梁書曰。何修之。字士威。廬江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祖

勗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修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

二百篇。畧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

曰。速令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段安節樂府雜錄曰。明皇

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砑絹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黔帥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其事。

李納性辯急。酷尚奕碁。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碁具陳於前。納覩便

欣然改容。取子布笑。都忘其志。

唐書曰。李納。平瀘。淄青節度使。

正已之子。代宗時。正已遣將兵備秋。召見。嘉之。自奉禮郎。超拜殿中丞。侍御史。兼總父兵。正已卒。統衆為亂。為劉洽所敗。計。蹙歸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

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

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

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

凍而歸。

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

畧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

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灰矣。因大呼。據

船舷欲墮。攸遂與之。

宋史曰。蔡攸。字居安。京長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

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館雋遊。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情不知學。士論不與。靖康元年。安置永州。

### 仇隙

獻帝嘗晏見孔文舉與郝鴻豫。

司馬彪續漢書曰。郝慮。字鴻豫。

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

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

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

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舉互相短長。

范曄

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漸廣慮。鯁大業。郝慮承望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及至其敝。睚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晁錯念國。遘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寵傾亂。起自朱浮。鄧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蔣小國之臣。猶能相下。寇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好。光武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夫立大操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名實相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文舉。竒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舉。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構。孤為人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

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晁錯。竊位為過。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朱彭寇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噬。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胯下之負。榆次之辱。不知貶滅之於已。猶蚊蚋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至於屈穀巨瓠。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郝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穀。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

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

干寶晉紀曰。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

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

又憾潘岳昔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

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

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數蹴蹋秀。而不以人遇之也。

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收岳。

晉陽秋曰。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有才藻。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

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替以上皆斬之。初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車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

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

語林曰。潘石同刑。東市。石謂潘曰。天下殺

英雄。卿復何為。潘曰。後士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識。

劉瓛當即劉輿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

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垂加害矣。石崇素與瓛

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

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

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人宿。

劉粲晉紀曰。琨與兄瓛皆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

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以為不可。問左丞相陳平。平曰。可。陵

出讓平。平曰。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斬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珣曰。比日視君。一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歿。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執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曰。王恭深

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子與恭善。欲載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氏

譜曰。桓冲後娶潁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玄之意。脩母曰。靈實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王大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譙王遜子也。為中宗湘州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篤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焉知鈔刀不能一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王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入攻承。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愨王。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穉。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

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陽趙氏女。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

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謝玄暉頗輕江祐。南史曰。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麟。司

徒右長史。祐仕至侍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為東昏所誅。祐嘗詣玄暉。玄暉

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祐問其故。云。

定復不急。祐以為輕已。南史曰。祐嘗與弟祀。劉渢。劉晏。俱候眺。眺謂祐

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後遂構害玄暉。南史曰。東昏失

德。江祗欲立始安王。致意於眺。眺自以受明帝

恩。不肯答。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

劉晏居卿今地。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祗搆而害之。暴其過惡。收付廷尉。不容

顏平原。司馬光通鑑曰。真卿為侍御史。楊國忠嫉其不附已。出為平原太守。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

唐書曰。杞父奕。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父子三繼。清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人吏奔

散。奕在臺獨居。為賊所執。遂見害。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

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

骨。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門

蔭。解褐率府兵曹。徵為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隱几待之。家人問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糺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為黃門侍郎。



世說新語補卷第二十



附釋名

郭泰字林宗 亦稱有道

荀淑字季和 亦稱朗陵

蔡邕字伯喈 亦稱中郎

楊彪字文先 亦稱太尉

曹操字孟德 亦稱曹公 亦稱魏武 亦稱

魏公 亦稱魏太祖

劉表字景升 亦稱荊州

劉備字玄德 亦稱豫州 亦稱先主

張昭字子布 亦稱輔吳

荀彧字文若 亦稱令君

陳群字長文 亦稱司空

孫策字伯符 亦稱討逆

曹丕 亦稱魏文帝 亦稱五官將

曹植字子建 亦稱臨淄侯

司馬師字子元 亦稱司馬景王 亦稱晉景

王

司馬昭字子上 亦稱司馬文王 亦稱晉文

王

簡文帝昱字道萬 亦稱文帝 亦稱會稽王

亦稱相王 亦稱撫軍

司馬晞 亦稱太宰 亦稱武陵王

司馬道子 亦稱太傅 亦稱會稽王

王祥字休徵 亦稱太保

王渾字玄冲 亦稱司徒 亦稱京陵

王昶字文舒 亦稱司空

裴徽字文季 亦稱冀州 亦稱使君

何晏字平叔 亦稱尚書

鄧颺字玄茂 亦稱尚書

張華字茂先 亦稱張公

裴頠字逸民 亦稱僕射 亦稱成公

陸機字士衡 亦稱平原

陸雲字士龍 亦稱清河

蔡洪字叔開 亦稱秀才

羊祜字叔子 亦稱太傅 亦稱羊公

王衍字夷甫 亦稱太尉

阮籍字嗣宗 亦稱步兵

嵇康字叔夜 亦稱中散 亦稱嵇公

王戎字濬冲 亦稱安豐

山濤字巨源 亦稱司徒 亦稱山公

裴楷字叔則 亦稱裴令 亦稱令公

王乂字叔元 亦稱平北

樂廣字彥輔 亦稱樂令

荀勗字公曾 亦稱濟北

謝鯤字幼輿 亦稱豫章

賀循字彥先 亦稱司空

劉寔字子真 亦稱太常

王澄字平子 亦稱阿平

王敦字處仲 亦稱阿黑 亦稱大將軍

王導字茂弘 亦稱阿龍 亦稱丞相 亦稱

王公 亦稱冶城公

庾亮字元規 亦稱庾公 亦稱文康

祖納字士言 亦稱光祿

顏含字弘都 亦稱光祿

王湛字處沖 亦稱汝南

諸葛恢字道明 亦稱諸葛令

謝裒字幼儒 亦稱尚書

庾敳字子嵩 亦稱中郎

庾琮字子躬 亦稱庾公

祖逖字士雅 亦稱車騎

衛玠字叔寶 亦稱虎 亦稱洗馬

周顛字伯仁 亦稱僕射 亦稱周侯

陶侃字士行 亦稱陶公

桓彛字茂倫 亦稱廷尉

殷羨字洪喬 亦稱豫章

褚裒字季野 亦稱褚公 亦稱太傅

殷融字洪遠 亦稱太常

劉惔字真長 亦稱劉尹 亦稱丹陽

王承字安期 亦稱參軍 亦稱東海

韓伯字康伯 亦稱豫章 亦稱太常

許詢字玄度 亦稱阿訥 亦稱許掾

顧和字君孝 亦稱司空

郗鑿字道徽 亦稱太尉 亦稱太傅 亦稱

司空

謝尚字仁祖 亦稱堅石 亦稱鎮西

謝奕字無奕 亦稱安西

謝奉字弘道 亦稱安南

謝安字安石 亦稱太傅 亦稱謝公 亦稱

文靖 亦稱僕射 亦稱侍中

謝萬字萬石 亦稱阿萬 亦稱中郎

王述字懷祖 亦稱藍田 亦稱宛陵

王胡之字脩齡 亦稱阿齡 亦稱司州

王濛字仲祖 亦稱阿奴 亦稱長史

江彪字思玄 亦稱僕射

王微字幼仁 亦稱荆產

孫綽字興公 亦稱長樂

郗愔字方回 亦稱司空 亦稱郗公

桓温字元子 亦稱桓公 亦稱征西 亦稱

大司馬 亦稱宣武

孫盛字安國 亦稱孫監

王羲之字逸少 亦稱右軍 亦稱臨川

荀羨字令則 亦稱中郎

庾翼字稚恭 亦稱征西 亦稱小庾

何充字次道 亦稱驃騎 亦稱揚州

蔡謨字道明 亦稱蔡公 亦稱司徒

阮裕字思曠 亦稱光祿 亦稱阮公

庾冰字季堅 亦稱司空

袁宏字彥伯 亦稱虎

桓冲字玄叔 亦稱車騎

殷浩字淵源 亦稱阿源 亦稱揚州 亦稱

中軍

陸玩字士瑤 亦稱太尉

郗曇字重熙 亦稱中郎

王脩字敬仁 亦稱荀子

王蘊字叔仁 亦稱阿興 亦稱光祿

謝玄字幼度 亦稱遏 亦稱車騎

王恬字敬豫 亦稱王螭 亦稱阿螭

王洽字敬和 亦稱領軍 亦稱車騎

王蒼字敬文 亦稱小奴 亦稱衛軍

謝琰字瑗度 亦稱末婢 亦稱望蔡

桓謙字敬祖 亦稱中軍

謝朗字長度 亦稱胡兒 亦稱東陽

袁山松 亦稱府君

桓伊字叔夏 亦稱子野 亦稱護軍

戴逵字安道 亦稱戴公

王徽之字叔平 亦稱江州

王徽之字子猷 亦稱黃門

郝恢字道胤 亦稱尚書

王坦之字文度 亦稱中郎 亦稱安北 亦

稱北中郎

王獻之字子敬 亦稱阿敬 亦稱王令

張玄之字祖希 亦稱冠軍 亦稱吳興

王珣字元琳 亦稱法護 亦稱東亭

王珉字季琰 亦稱僧彌 亦稱小令

王忱字佛大 亦稱王大 亦稱阿大 亦稱

建武

桓玄字敬道 亦稱靈寶 亦稱南郡

王廞字伯輿 亦稱長史

殷仲堪 亦稱荊州

王謐字雅遠 亦稱武岡 亦稱司徒

陶潛字淵明 亦稱靖節 亦稱徵士

謝混字叔源 亦稱益壽 亦稱望蔡

謝靈運 亦稱康樂

陸慧曉字叔明 亦稱東海

張融字思光 亦稱黃門

袁粲字景倩 亦稱袁尹 亦稱司徒

褚淵字彥回 亦稱司徒 亦稱太宰

王儉字仲寶 亦稱僕射 亦稱士憲

劉孝綽字孝綽 亦稱阿士 亦稱長史

陶弘景字通明 亦稱隱居 亦稱貞白

法汰 亦稱汰法師

竺法深 亦稱深公

支遁字道林 亦稱林公 亦稱支公 亦稱

支法師 亦稱林道人 亦稱林法師 終



